

五

總

志

吳
炯
述

中
華
書
局

四庫全書提要

五總志一卷。宋吳炯撰。炯仕履未詳。惟宋中興百官題名記載紹興十三年七月。吳炯爲樞密院編修官。八月。除浙西提舉。其始末則不可考見矣。前有自序。題建炎庚戌避地無諸城。書於蕭氏之道山亭。書中有與蘇叔黨自太原至河外事。又有靖康丙午於京兆祥符寓舍被掠事。又第一條內載其大父事仁宗爲御史。嘗言大臣未報復。上章乞斬姦臣以謝天下。上大書鐵御史三字賜之。又一條稱嘉州歲貢荔枝紅桑等物。大父爲憊爲令。作三戒詩見意。九重稱獎。又載其父嘗居李邦直幕府。又崇寧乙酉謫居荆南諸事。蓋亦北宋舊族。隨高宗南渡者也。其書皆紀所聞見雜事。間亦考證舊說。取龜生五總。靈而知事之語。名之曰五總志。其論詩推重黃庭堅。以爲於詩人有開闢之功。蓋亦江西流派。其引述故事。得失互見。如謂千字文勅散騎員外郎周興嗣次韻。勅字當作梁。當時帝王命令。尚未稱勅。不知勅字漢時已有。又謂漢高據廁見大將軍。不冠不見丞相。不知乃漢武帝事。疎舛亦未能免。又唐詩紀事稱駱賓王從徐敬業起兵。事敗。爲僧靈隱寺。爲宋之間續桂子天香之句。其說已舛駁不合。而此書乃云賓王未顯時。庸作杭州梵天寺。一老僧苦吟不已。賓王爲足成之。更不知其何據。然於北宋瑣事。紀錄綦詳。猶有足資參證者。說郛所載。僅摘錄數條。此本與永樂大典所收者檢勘相合。蓋猶原本也。

五總志序

余雖蒙鄙固陋。少從父師之訓。於讀書業文。不敢自弃。昔嘗有意於著書立言。以見于後世。而憂患餘生。艱棘百爲。方時搶攘。顧逃生之不暇。猶廢井不汲。泥不食矣。然於紬繹方冊。與夫耳目所聞見。有可紀述者。尙未可結舌閣筆。於是因事輒書。雜以己語。或以古證今。亦不復列其次第。非敢爲書。覲有補于遺忘。龜生五總。靈而知事。古人譬諸老於學而不斂者。心竊慕之。因志其首曰五總。且將求當世之能文章者。句敘以紀之。庶幾託斯文以增重也。建炎庚戌上巳前一日。避地無諸城。書於蕭寺之道山亭。江左吳垞述。

五總志

宋 江左吳 垞述

東坡手澤載賈昌朝結連溫成皇后乳媼賈婆婆諫官論其姦吳春卿欲得其實而不可近侍有進對者曰近日豪諫言事虛實相半如賈姑姑事寧有是哉仁宗默然久之曰賈氏實薦昌朝垞先大父事仁廟朝爲御史嘗言大臣未報復上章云陛下若以臣爲然乞上方斬馬刀斷姦臣之頭懸之兩觀以謝天下或以爲不然則斷臣之頭懸之烏府以謝姦臣上旣用其言黜二大臣復大書鐵御史三字以賜之觀其聽言如是則以賈氏事實語臣下眞盛德事也惜乎家藏諫草及朝廷案牘悉罹於兵火矣

唐李白崕崎磊落嘗醉眠於酒市上遽召見于沈香亭白披襟扶掖以對命高力士脫鞵以水湔面須臾落筆如風雨時人謂白沈酣中爲文章及與不醉人相對議事未嘗錯誤因號爲醉聖故杜老云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而開元遺事載明皇宴於便殿酒酣謂白曰太后之朝政出多門國由奸幸任人之道如小兒市瓜不擇香味唯揀肥大者白曰今朝用人如淘沙取金剖石探玉皆得精粹者上曰學士過有所飾也以此觀之白本進取之流諂諛之意不忘於胸中向來恃酒不羈特有才無命託此以玩世爾與次公醒而狂未易同日語也

元祐中李邦直帥眞定先子與田端彥歐陽元老爲幕府端彥春秋高故以丈事之端彥後爲官荆南與

郡將不合。弃去冠冕。從元老游。元老時方卜築渚宮。爲終焉計。既聞蔡元長拜相。乃欲謁之。說以勿與朋黨。元老以詩贈行云。守節固窮匪易事。鐵中誰許鬬錚錚。聞道新除右僕射。難留高臥老先生。能令餘黨留殘息。必有昌言佐盛明。我欲效顰嗟老矣。西風回首涕縱橫。既至京師。果以禍福利害喻元長。且出元老詩示之。雖若不樂。然堅欲召見。端彥以書抵元老。元老以詩答云。莫嘆騏驥老。不識雲臺仗。此驥天所曉。未易論得喪。元老有子。小字鎮兒。端彥書中勉其讀書。元老答曰。小兒飲啖數倍於曩時。多晝日眠而懶讀書。觀其意。無他要作好官故也。端彥既與元長不合。乃遯嵩少間。今猶無恙。年將九十。顏如渥丹。行步可逐奔馬。時多乞錢於洛陽城中。得卽以施貧者。蓋得道靜長官之流也。

黃氏爲宰相者。古今二人而已。今丞相潛善。漢丞相霸是也。霸爲潁昌守。見謂精明。既登庸後。寂無能名焉。

漢永元中。交州進荔枝龍眼。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騰死亡。罹猛獸毒蟲之害者無數。唐羌伯游爲武林長。上書言狀。和帝罷之。唐明皇乃用李林甫之排驛傳進以媚妃子。鄙哉。本朝嘉州歲貢荔枝紅桑等物。余先大父爲犍爲縣令。作三戒詩以見意。九重稱獎。士論偉之。

唐大歷十二年。楊綰爲相。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減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卽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咸毀徹之。王黼宣和初入居宰路。弊事悉舉。減吏祿併冗官。以積財用。罷諸局。澄濫賞。以絕僥倖。雖蔡氏之盛。猶爲之斂衽。使其剛正不回。終始如一。顧何羨於楊綰。乃

復開邊隙。置應奉。以持祿固位。由是言之。向來初政。特矯俗悟主。邀譽以取權爾。始五十四局。凡有請於上。所降指揮。必乞不候覆奏。而用度悉由中出。尙恐朝廷與有司之執法也。旣置司之後。非惟無所畏憚。而所須悉責辦於此。加之竭天下民力營九州以弊中國。豈特視綰如天淵。蓋將深愧於李林甫矣。悲夫。魏天寶以後重吏事。謂容止醞藉爲潦倒。宋武帝舉止行事以劉穆之爲節度。此非醞藉潦倒之士耶。而後世以潦倒爲不偶之辭。誤矣。

江鄰幾雜誌載唐玄宗實錄。疎略特甚。呂縉叔云。若使獨孤及。顏魯公輩作。必不至是。此元載蔽賢之罪也。宋次道補脩武宣實錄。自謂詳密於玄錄。及觀陳瑩中奏議。哲宗實錄。差承旨蔡京兼領。謂太宗以後實錄。提舉脩撰。皆有正官用度。命官雖多。不敢憚煩惜費。所以重大典而尊先朝也。獨用兼官。恐歸過於陛下。上從之。誠哉。三子之論。如合符契。可謂知體而不阿矣。

司馬溫公昔在西都。每複被獨樂園。動輒經月。諸老時過之。間亦投壺。負者必爲冷淘。然亦未嘗置庖。特呼於市耳。曾文潞公守洛。攜妓行春。日邀致公。一日。自至獨樂園。吏視公歎息。公怪而詰之。答曰。方花木盛時。公一出數十日。不惟老卻春色。亦不曾看一行書。可惜瀾浪卻相公也。公深愧之。於是遣馬還第。誓不復出。諸老爭來邀公。必以園吏語謝之。公之克己雅素。固絕人遠甚。彼園吏者。亦以突過鄭玄奴婢矣。國初。劉鋹性絕機巧。嘗結眞珠鞍勒爲戲龍之狀獻太祖。太祖以示上方官工。皆悉歎服。上曰。若移此心以勤民政。不亦善乎。噫。偉哉聖旨之言。可以爲萬世法。使臣子佩服銘篆。凡事事者不忘此語。則諂諛巧

宦之徒何由進。

自唐武德至長安四年已前。左右僕射並是正宰相。初豆盧欽望拜左僕射。不言同中書門下三品。不敢參議朝政。數日始有詔加軍國重事。至景雲二年。韋安石除僕射。不帶同三品。自後空除僕射。不是宰相。遂爲故事。

唐溫庭筠每入試作賦。凡八叉手而八韻成。宣帝賦詩。上句有金步搖對。令未第進士屬之。庭筠以玉條脫續。李義山偶謂之曰。近得一聯。遠比邵公三十六年宰輔。未得偶詞。溫應聲曰。何不道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是以今事對古事也。山谷有詩云。雖無季子六國印。乞讀田郎萬卷書。蓋用此例也。而學者疑之。田鈞。荊州人。藏書甚富。山谷書萬卷堂以名其居。

有軍國政事。中舍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於舍人中選一人明練政事者。專典機密。謂之解事舍人。惜乎去古未遠。此例遂廢。

巴西閬中有俞水獠人居其上。皆剛勇好劍舞。漢高祖募取以平三秦。後使樂府習之。因名曰巴俞舞。太宗將討太原。選軍人驍勇趨捷者數百人。教以劍舞。皆能擲高丈餘。會北戎使至。宴於便殿。因令劍舞者科頭露體。鼓譟而入。戎使懼形於色。淮海國王錢俶等驚怖不敢仰視。俶言於上曰。如熊如貔。如虎如貔者也。漢高祖太宗相望千載。雖平秦定晉。時異事別。而皆得之談笑閒。顧非不世出之主。曷能如是哉。唐張象素習吏事。釋褐爲華陰簿。時縣令郡守俱非其人。每白事多所沮抑。乃曰。大丈夫有凌雲之志。拘

於下位。若七尺之軀立於矮屋。使人擡頭不起。遂挂冠而去。劉凝之字道源。奇士也。隱居九江。歐陽永叔爲賦廬山高。其子義仲字壯與。讀書萬卷。能世其家。宣和初。特起爲道史官。既用非其志。未幾上疏乞骸骨。余以詩贈行云。束帶異成屈壯圖。寧思飽死歎侏儒。便拈手版還丞相。卻覓芒屨踏故廬。少日縈心但黃妳。暮年使鬼欠青奴。他時有客來載酒。解道欲眠卿去無。張子劉子。雖生居異代。其出處略相似。余老宦不立。方且強顏于祿。以爲貧得無愧乎。固將特書廬書。不一書以自警也。

魏國長公主薨。衣貼繡鋪翠入禁中。太祖曰。當以此與我。自今勿爲此飾。主笑曰。此用翠羽幾何。上曰。但恐宮闈戚里相效。小民逐利。卽傷生淺廣。實汝之由。太祖以奢特之姿。創業垂統。而好生之德。每見於色辭。與夫防微杜漸。厥有旨哉。

崇寧乙酉。先子責居荆南。張才叔還自英州。感慨道舊之餘。詢諸故人。才叔曰。魯直每有書來。寒溫而已。瑩中尙多言。訊至動輒盈軸。志完依舊。一腳向前。一腳向後。若庭堅則不然。雖白刃在前。一色元祐。嗚呼。古所謂子立特起。臨大節而不可奪者。非斯人其誰與。

王祐嘗植三槐於庭。曰。吾身不登三事。子孫必踐其位。及子旦爲台輔。而三槐並茂。陰覆一庭。古稱于門。信而有徵。

故侍讀尙書爲之者。當取三多。讀多。著述多。持論多。史官謂才學識爲三長。而三長之難。識尤居甚。清泰朝。李專美爲北院。甚有舟楫之難。時韓昭裔已登庸矣。因賜之詩曰。昭裔登庸爾未登。鳳池雞樹冷如冰。

如今且作宣徽使。免被人呼粥飯僧。昔唐叔翦桐。周公以謂天子無戲言。當時未相專美則已。何至以譴浪語形之歌詠。殊乏君臣之體也。

唐人謂李白爲天才絕。白居易爲人才絕。李賀爲鬼才絕。白傳與贊皇不協。白每有所寄。李緘之一篋。未嘗開視。劉三復或請之。答曰。若見詞翰。則回吾心矣。東坡云。文章如精金美玉。市而有價。未易以私口舌貴賤誠哉是言也。

千文題曰勅員外製。勅當作梁。蓋傳寫誤也。當時帝王命令尙未稱勅。至唐顯慶中。始云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爲勅。勅之名始定於此。智永禪師居長安西明寺。自七十之八十歲。寫真草千文八百本。每畢。人爭取之。但作律召調陽皆是。徐常侍最號博古。亦誤爲呂字。

富鄭公初不識許我。聞其名。遽召見之。我乘馬直造廳廡。謁者請就賓次。通姓名。我曰。既召我來而不迎。我是見輕也。復乘馬徑去。公聞之歎息曰。許我所以能我者。以無所求而俯仰在我也。近有士人奴事蔡氏。每干謁。致子弟有牽來之語。凡士之處世。欲守節立己。當以我爲師承。而弃廉絕恥之流。宜視此爲覆轍。可不慎哉。

自唐歷五院者三人。李商隱。張延賞。溫造。五院謂監察殿中侍御中丞大夫也。御史舊例。初入臺陪直二十五日。謂之伏豹直。說者南山有赤豹。深藏不出。自愛其毛體。恐爲雨霧霜雪所傷。古人以喻賢者隱居避世。鮑明遠賦云。豈若南山赤豹。避雨霧以深藏。今所謂豹直者。特取不出之義。他司或寢以爲例。

長安有龍戶。見水卽知有龍。或引出。但如鯢魚退之云。衛時龍戶集。土日馬人來。當是用此。而馬人不見于書傳。更當詳考。且實於博古者。

項斯未聞達時。因以卷謁江西楊敬之。楊苦愛之。贈詩曰。幾度見詩詩盡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陳無已見曾子開詩云。今朝有客傳何尹。到處逢人說項斯。雖全用古人兩句。而屬辭切當。上下意混成。真脫胎法也。

晉桓溫與殷浩友善。浩作小詩示溫。溫玩之曰。汝慎勿犯我。犯則出爾詩以示人。滕達道帥真定。朝中送詩者數十人。臨行啓之曰。某以糧裹未辦。凡送詩者願假以十千。如送到錢。其詩候到任日與免上石。此雖一時之善謔。要之非盛德事。

老杜詩云。竹根稚子無人見。沙上鳬雛傍母眠。唐人食筍云。稚子脫錦襦。駢頭玉香滑。則稚子爲筍明矣。惠洪初不知此。乃於冷齋夜話引贊寧雜記。謂竹根有鼠大如貓。其色類竹。名曰竹豚。亦名稚子。殊牽合也。便以爲證。陋哉。閩中多此物。予在永福屢得食之。土人所貴重。但名曰竹豚。謂性嗜竹。初不與竹色相類。故當以唐爲證。

謝朓詩云。芳洲多杜若。唐貞觀藥局須此。度支郎乃下坊州令歲貢。州判司報云。坊州不出杜若。應緣謝朓詩誤。太宗聞之笑曰。郎官作如此判事。不畏二十八宿笑人也。乃坐免。近有曹孝忠者。本卑賤。與渫之人。其子僂倖得館職。方曝背。一同舍問曰。負暄何如。答曰。大人並無言語。一時傳笑。以謂過于度支郎遠。

矣。

唐崔協美風骨而少文字。人呼爲無字碑。五代趙光隆風神秀異而性不喜書。時號玉界尺。二子雖見黜于學者。然悉以眉宇稱。其得名有玉石之別。亦幸不幸也。世之恃風觀者多矣。顧將何以別之。

老杜詩云。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齊魯有二夫。賢而史失其名。楊子惜之。黃四娘何物女子。乃託子美以不朽。亦一時之僥倖也。

曾文肅公昔帥長沙。既復召。殊以不得遊南嶽爲恨。元符末大拜之日。退朝假寐。忽夢筆吏持紙請回先狀語。公自書云。獲遊名山。殊愜素願。崇寧初罷政。累貶衡州。道由嶽下。酬答書牘。宛如昨夢。蓋前定也。故公處之怡然。不復芥蒂。

唐李德裕與段成式書曰。自到崖州。幸且頑健。且居人多養雞。往往飛入官舍。今且作呢雞翁爾。老杜云。尸鄉餘土室。難說粥雞翁。用字不同。當更考之。

館中會茶。自祕監至正字畢集。或以謂少陵拙於爲文。退之窘於作詩。申難紛然。卒無歸宿。獨陳無已默然無語。衆乃詰之。無已曰。二子得名。自古未易定價。若以謂拙於文。窘於詩。或以謂詩文初無優劣。則皆不可。就其已分言之。少陵不合以文章似吟詩樣吟。退之不合以詩句似做文樣做。於是議論始定。衆乃服膺。

干寶司徒儀曰。祭用麴麴。晉制呼爲撰餅。又曰寒具。今曰餛子。桓玄書法書名畫冠絕一時。方食寒具。有

客至。不復飾手。出以示之。故多染汚。東坡題古畫云。上有桓玄寒具油。

柳子厚云。盛時一失。貴與賤。桃笙葵扇。安可當。桃竹出巴渝間。六朝人謂簾爲笙。案蒼頡訓詁。葦簾也。方謂簾爲之笙。其粗者爲簾。則笙爲簾明矣。

王介甫意輕五代史。一日。因平甫案間有之。遂問曰。此書何如。平甫曰。以明白易曉之言。敘擾攘難盡之事。未易議也。始誠其言以爲切當。

唐韓王元嘉刺絳澤二州。其子黃公爲妣妃薦嚴。作文立石以表孝誠。文雖不同。而俱名曰碧落。在絳者刊於天尊之背。在澤者立於佛龕之西。絳之道館館有開元中所立石誌。謂荆人陳惟玉書。

不借草履也。謂其易辦。人人自有。不待假借。故名不借。介甫曰。窗明兩不借。當是用此。

漢傳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爾。而固小之。語弟超曰。武仲以能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效也。

長安書生聞朱雲折五鹿充宗之角。乃歎息曰。栗犢兒乃能爾。故魏文帝曰。文人相輕。自古而然。

東坡廣玄真子詩爲浣溪沙曰。西塞山邊白鳥飛。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鱖魚肥。自蔽一身青篛笠。相隨到處綠莎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山谷云。新婦磯頭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驚魚錯認月沈鉤。青篛笠前無限事。綠莎衣底一時休。西風吹雨轉船頭。東坡視之。謂所親曰。黃九以山光水色代卻玉肌花貌。自以爲得漁父家風。然才出新婦磯。又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太瀾浪乎。雖曰戲言。是亦嫉而輕之也。

馬氏南平王時。有王姓者。善琵琶。忽夢異人傳之數曲。仙家紫雲之亞也。及云此譜請元昆製。敍刊石于甲寅之方。與世異者。有獨指泛清商。醉吟商。鳳鳴羽。應聖羽之類。余先友田爲不伐。得音律三昧。能度醉吟商。應聖羽二曲。其聲清越。不可名狀。不伐死矣。恨此曲不傳。

古語云。借書與一瓶。還書與一瓶。是以此媚藏書者。冀其樂借。而後人訛以爲癡。獨東坡云。不持一鴟酒。肯借五車書。乃以爲鴟夷之鴟。與古語近之。余於長安崔氏得唐張一字書。其略云。瓶盛酒。肆升器也。好事者持以借書。當以瓶爲正。

蜀僧鸞鄧買島寒澀。乃自諷其詞曰。龍頭浪疊掀天白。鯨目光燒半海紅。且曰。不能致思於藩籬蹄涔之間。島嘗爲僧。韓愈惜其才。俾反俗。嘗於宣城謁紫微。不遇。乃曰。我詩無綺羅鉛粉。宜其不售也。近時僧多以詩自名者。如善權。惠洪。皆步步踏古人陳迹。獨祖可語。自胷中流出。得句律妙處。雖非衲子本分事。亦可尙矣。

洪覺範雖以詩名。而荒唐不學。世無其比。未易一二舉也。三國宗預云。吾年逾七十。所竊已過。所欠惟一死耳。故東坡曰。年來萬事足。所欠惟一死。乃引梁僧跋陀羅爲證。又四更自寶公塔邊合妙齋。疲臥松下石上。其詩云。露眠不管牛羊踐。我是鍾山無事僧。初不知牛羊下來爲底時節。而用於四更事中。以吾法議之。當斷不應爲從重。

羅紹威與梁祖情分極至。先是本府牙軍八千人驕甚。盡謀殺之。雖豁心素。而紀綱無有。漸爲梁祖凌制。

忽患脚瘡痛不可忍。意牙軍爲祟。云聚我六州四十八縣鐵。打此一箇錯不成。東坡云。不知幾州鐵。鑄此一大錯。始疑其用俗語。今表見之。

職官要錄引陳留風俗傳。園公宣明爲秦博士。與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避地於終南山。漢祖徵之不至。就惠太子。太子卽位。以園公爲司徒。今商山四皓碑隸字以園公爲園公。當以碑爲正。

汝南傳。太守李偃選周子居。黃叔度。艾伯堅。邳伯向。封武興。盛孔叔。爲六孝廉。以應歲舉。未行偃死。子居等遂駐行喪。偃妻於柩側下帳見之。厲以宜行。子居歎曰。不有行者莫宣公。不有止者莫卹居。於是與伯堅卽日辭行。留封黃四人隨柩。時人以爲知禮。

潭守宴客合江亭。時張才叔在坐。令官妓悉歌臨江仙。有一妓獨唱兩句云。微波渾不動。冷浸一天星。才叔稱歎。索其全篇。妓以實語告之。賤妾夜居商人船中。鄰舟一男子。遇月色明朗。卽倚檣而歌。聲極淒怨。但以苦乏性靈。不能盡記。願助以一二。同列共往記之。太守許焉。至夕乃與同列飲酒以待。果一男子三歎而歌。有趙瓊者。傾耳墮淚曰。此秦七聲度也。趙善謳。少游南遷經從。一見而悅之。商人乃遣人問訊。卽少游靈舟也。其詞曰。瀟湘千里接藍色。蘭橈昔日曾經。月明風靜露華清。微波渾不動。冷浸一天星。獨倚危檣情悄悄。時聞飛瑟泠泠。仙音含盡古今情。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崇寧乙酉。張才叔過荊州。以語先子。乃相與歎息曰。少游了了。必不致沈滯。戀此壞身。似有物爲之。然詞語超妙。非少游不能作。抑又可疑也。

唐李賀卒於太常官。時年二十四。其母一夕夢賀來如平生時。且曰。上帝遷都于月圃。構新宮。命曰白瑤。以賀業文。召爲之記。又爲凝虛殿纂敘樂章。今爲神仙中人。樂甚。其母寤而異之。哀念方解。又有夢得銘文者。曰紫陽山人山玄卿撰。山公之銘。今聞于世。而賀之記獨不傳。深可恨也。

唐孟銑家祭儀。士人家四仲祭當在平面。旣條屏風而已。其用桌椅。卽是几筵。乃凶祭也。今蘇丞相家獨用此禮。

春明退朝錄載前世學士名。江南有清輝殿學士。張公洎爲之。蜀有麗文殿學士。韓昭爲之。先子爲崔君授墓誌。其先仁冀仕錢俶爲通儒殿學士。俶入朝論薦之。任衛尉卿。今表見之。以補宋公之遺。

唐玄宗射獵沙苑。道士邢和璞化爲羽鶴。孤飛其上。帝彎弓射之。中其左股。復還玉局觀。留箭以示其徒。曰。此制天子明年幸蜀。東坡歸自嶺表。復官食玉局祿。有詩卒章云。玉局西南天一角。萬人沙苑看孤飛。蓋所謂見微而知著者。

唐李商隱爲文。多檢閱書史。鱗次堆積左右。時謂爲獺祭魚。近世如晏公類要之類。雖博極冥搜。用功於閒暇之時。將革此弊。得非欲蓋而反彰乎。

余昔在晉。與蘇叔黨自太原之河外。避暴水于口廣道。行李隔絕。而腹中枵餓。詢諸驛吏。唯有波稜與米。卽取以爲糜。余有詩戲叔黨曰。誰知吾子波稜粥。壓倒東坡玉糝羹。叔黨和云。肉食紛紛故多鄙。吾事且食小人羹。叔黨墓木握矣。而余方艱棘異縣。誰與共此樂者。

蜀先主欲用羅袞爲書記。袞聞之曰。臂擁馬。通火服。敝布衣。無復西歸。爲魯國東家丘也。唐鄭棨有詩名。或問相國有新作否。答曰。吾詩思在灞陵風雪中驢子上。此處何因得之。緬懷二子。有味其言。

唐末朝中有物號玉筍班。魯直謫涪。詩人高荷贈詩三十韻。內一聯云。點檢金閨彥。淒涼玉筍班。時人鰯炙。以爲切對。

陳輔之自號南郭先生。少從介甫游。介甫授以經旨。輔之曰。天生相公。輔亦讀書。天不生相公。輔亦讀書。願自見也。一日。謁公于定林。不值。留詩壁間曰。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高麥腳斜。正是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介甫見之。笑謂龔深之曰。此郎復以我爲尋常百姓矣。後與丹陽郡守作詩爭衡。爲守摺撫撻之。廢棄終身。悲夫。

葡萄酒自古稱奇。本朝平河東。其釀法始入中都。余昔在太原。常飲此醪。有詩云。孟佗愛官入骨髓。爲官蹙眉曾未開。快遣葡萄酒。換取梁州刺史來。歸以示蔡天啓。天啓答云。并州在昔葡萄酒。賦咏于今定幾人。誰記當時味外事。要令吳子語超羣。天啓以推挽後覺爲己任。今死矣。諷咏斯文。嗟嘆無數。

王子飛從國信之高麗。撰難林志。天啓以詩贈行云。聞君秉筆賦難林。海怪山奇入購尋。莫紀大宛多善馬。卻令天子便甘心。非特句法之端重。而慮高識明。絕人遠甚。

米元章嘗謂蔡元長後當爲相。慎勿忘微時交。蔡旣大拜。乃引舟入都。時吳安中守宿。欲留數日。米謝以詩曰。肉眼通神四十年。侯門拖袖氣如烟。符離徑過無行李。西入皇都索相錢。至國門。乃用外方先狀抵。

蔡其略云。右弼輒將老眼來看太平。蔡喜之。尋除書學博士。擢南宮外郎。元章既灑落不羣。而冠服多用古制。張大亨嘉甫贊其像曰。衣冠唐制度。人物晉風流。議者以爲實錄。

薛道衡聘陳爲人日詩云。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曰。是底言語。誰謂此虜解作詩也。及云。人歸落鴈後。思發生花前。乃云。名下無虛士。隋煬帝善屬文而不欲人出其右。道衡由是獲罪。竟以事誅之。且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人主與臣下爭能。致殺之。亦已甚矣。此王僧虔所以用掘筆書孔元寶破句讀文以自全也。

蔡元長自成都召還過洛。時陳和叔爲留守。文潞公以太師就第。餞行於白馬寺。酒酣。文語蔡曰。觀子風骨當大貴。如老夫官職必作子孫爵祿過之。但恐無老夫安閒之適。宜深思慎處也。靖康初元。其言果驗。此老閱人多矣。故先見之明。若合符節。元長盛時。劉器之以語先子。

同華人氣不相下。華里中有詩嘲同曰。世間多少不平事。卻被同州看華山。又云。三春不識桃李面。四月無鶯但老鷄。張芸叟出守是州。取里語以已語足成二絕云。世間多少不平事。卻被同州看華山。我到左逢今幾月。何嘗得見華山顏。三春不識桃李面。四月無鶯但老鷄。誰料浮休癡處士。下車先看牡丹花。又爲跋其略曰。華人嘲同。亦已甚矣。余至是適多風霾。未識仙掌面目。而庭中牡丹盛開。與詩語異矣。豈世間事反覆顛倒皆是耶。遂爲廉訪摺奏之。謂語涉譏訕。尋降秩罷郡。

漢衛紹忠實無他腸。上以爲長者。直不疑不好立名。時以爲長者。張歐專以誠處官。屬以爲長者。彼三子